周官肊測

天官冢宰第一　周官

孔廣林肊測

設官分職

周六官典冬官亡無攷五官之屬凡三百四十有九職員數八萬五千七百有八十人除兼官

鄉老三人即三公不在算鄉大夫六人六卿致仕者爲之六卿致仕者或有采邑或世祿

軍官

軍將卿六人師帥中大夫三十人旅帥下大夫百五十人卒長上士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中士三千人伍長下士萬五千人府史胥徒六軍共七百有八人凡萬九千六百四十有四人此不常置

鄉遂官

六鄉上士七百五十人中士三千人下士萬五千人六遂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鄉長萬五千人[illegible]凡鄉遂官三萬八千有五十人皆各就其鄉爲之如後世民爵

不命之士

[illegible][illegible]三百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各一人此六職及凡以神仕皆無數可綜

庶人在官者

閭師七百五十有六人閭人二千八百有八人眡瞭三百人工百三十人賈六十四人狂夫四人馬醫四人府四百三十七人史九百九十五人胥九百四十二人徒萬四千八百七十八人虞衡無數可綜之府史胥徒八百二十八人凡二萬二千百三十八人

內官

婦官千二百有九人奄六十人凡千二百六十有九人其祿宮卿視中大夫下大夫視上士中士視下士其餘女官及奄竝視上農內官之祿凡食千四百六十三夫之入

及刑人給役者

闇人二十人囿游無數五隸六百人凡六

百二十八人祿數如之及非王官者都司馬舊以爲王官非也說見本篇都司馬家司馬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六職凡十七人府史胥徒庶子四百十四人凡四百三十有一人亦無數可綜者凡五十職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四人更除九嬪世婦女御不在算實止二百九十六職其員數公三人卿五人三孤周官無文故未算中大夫六十八人天官四地官四十一春官五夏官十四秋官四下大夫二百六十九人天官十二地官百九十五春官二十四夏官三十秋官八上士二百七十三人天官四十六地官四十八春官五十三夏官六十七秋官西十九中士八百一十二人天官百一十八地官百四十八春官百五十八夏官百五十八秋官二百三十下士千八百有六人天官百七十九地官三百三十八春官二百七十五夏官五百有一秋官五百一十三凡三千二百三十六人又無成數可綜者中士八人山虞澤虞各四下士七十二人山虞十六林衡二十川衡二十澤虞十六凡八十人通前爲三千三百一十有六人卽五官而分核之天官三百六十人地官八百五十四人春官五百一

十六人夏官七百七十一人秋官八百一十五人五官員數繁簡各殊以五率之每官得六百六十餘人事與或不是過矣合六官及無數可綜者通率四千七百人無數可綜者八十人十之爲八百人今約增中士七十二人下士六百四十八人通六官三千九百八十人共四千七百人此皆命夫受祿王家者也其它乃耦耕食力之甿雖任厥職或異之曰士固未得不耕而食也以王制侯國臣食祿之數推之此王官唯卿加大國卿一等大夫以下如侯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以上遞增以倍卿五大夫祿公孤皆有采地故不復列沈彤謂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大夫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此以采地之數定祿數非也王制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是庶人在官者止受一夫百畝之入安得食井下士又安得更食邑乎自下士以上皆遞增以三亦與王制云倍者不合王制雖據侯國之臣然王制正義云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固臆度之辭而有王制爲據視沈氏鑿空立說勝矣沈氏又云未封者所食即采地可例推制

祿多寡不以封不封而殊其食尤誤夫封者所以崇德報功也自當視未封時為優未封所食皆受祿實數及受封後乃有地貢皆參之一入于王如沈氏說是受封轉不如未封時食祿之多恐非崇報之義 五官三千二百三十六人共食八千一百六十二夫之入卿食四百夫中大夫食千有八十八夫下大夫食二千一百五十二夫上士食千有九十二夫中士食千六百二十四夫下士食千八百有六夫 又無數可綜者共食八十八夫中士八人食十六夫下士七十二人食七十二夫 通前為八千二百五十夫以五分之每官約得千六百五十夫之入即以是率冬官通六官亦不過九千九百夫之入無數可綜者約更加七百九十二夫合計六官之祿止萬有六百九十二夫之入加以內官食千四百六十三夫閽人五隸食六百二十夫閽隸獨受祿者無田故也與府史胥徒不同 亦止萬二千七百七十五夫之入而已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

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十而取一
公田之入計得三十萬夫六官之屬即盡數食祿亦止二十分之
一耳況卿大夫中有受采者三等之士亦有受地者班祿之數決
不及此何嫌乎設官多而班祿有不足邪

司會中大夫二人　薛平仲云大府下大夫司會以中大夫爲
之屬廣林謂司會與大府聯事非屬也大府僅掌九貢九賦九功
之貳而司會則六典八灋八則亦貳焉權重大府矣蓋大府貨賄
之入財用之須有關於國家利害故司會職其鉤攷職文云以逆
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又云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職
亞大宰與小宰敵謂是大府屬可乎觀大府云以貨賄之入出會

之而司會云聽其會計益知司會尊於大府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云奄稱士者異其賢廣林謂奄豎任官衰世亂政也成周未必有是況酒人漿人等職皆奄其下止有奚奴無史徒此獨有二史八徒明非奄矣奄字蓋衍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　王之正內王小寢也夜於焉息寺人內豎給使令侍左右故世子之記云日朝于寢門外問於內豎曰安否何如舊以正內為后之路寢若然王不就后宮息王躬安否后宮豎寺惡得知之后之寢則內宰云王之北宮者是不稱正內也后宮豎寺序官不見蓋文略

九嬪世婦女御　三職無員數然嬪以九名則九人矣內宰以
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則女御亦九人推之而世婦亦
九可知唯夫人無文酒正云后致飲于賓客樂人云夫人致飲于
賓客后下明有夫人矣夫人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論婦道故不
列職其數容如三公三與九爲十二則天數也內官三十則地數
也禮運云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是其義矣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非周家制也

大宰之職　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
以馭其過　鄭康成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廢猶放也
誅責讓也廣林謂奪削其邑廢絀其爵誅戮其身上言賞善目有

五又先重後輕此言糾惡目唯三又先輕後重忠厚之至也春官內史八柄易誅爲殺尤足證誅不可僅訓責讓矣此過與書刑故無小之故同義罪過互有輕重唯所用之不得以過輕于罪爲疑

四曰羞服之式　鄭康成云羞飲食之物也未聞服義干寶云服車服廣林謂服專據外內六服車之式工事兼焉矣

八曰匪頒之式　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賜也廣林謂說文云匪器似竹筐周書曰實玄黃于匪然則匪即篚也篚乃車笭今經典相承借作筐匪字分物必以匪盛故曰匪頒釋文此職未發音而于地官廩人匪頒乃云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蓋因司農訓分而存其音耳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祀貢若禹貢云厥菁茅矣嬪當依故書作賓賓貢玉帛皮馬也器貢若鬯壺部鼎幣貢若絲枲纖縞材貢若青之怪石徐之浮磬荊揚之齒革皆是不主謂木材也貨貢大龜玉磬琳琅之屬服貢若卉服皮服織皮斿貢若織文羽毛供旌斿之用者物貢若青州海物惟錯無主名者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鄭康成云師諸侯師氏儒諸侯保氏廣林謂書傳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之師也儒未仕而以道德教人者古者以賢制爵大夫士有爵故曰以賢得民儒者以先王之道能

儒其身故曰以道得民此師儒卽士冠禮所云鄉大夫鄉先生也注似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杜子春讀宮皆爲官鄭康成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廣林謂子春讀是也大宰八灋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大司寇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正此謂矣八灋小宰亦掌貳焉別言掌建官刑者重其事非徒相副貳也王宮之政令糾禁宮正職之小宰治百官府不止宮中言官則宮中見言宮中則官不見下經列八灋官屬官職官聯官成官灋官計之目不及官刑知此官刑當之矣下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亦竝當爲官

六日以敘聽其情　鄭康成云情爭訟之辭廣林謂情如序其情而閔其勞之情下逹其情唯上聽之體羣臣也同寅協恭和衷哉臯陶謨底可績矣周公立官典不得預啟羣臣之爭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鄭司農云政軍政也鄭康成云政賦也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廣林謂讀如易南征吉之征行役也不上發兵如先鄭侵下師田矣如後鄭又侵八則之賦貢矣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鄭司農云傅別券書也鄭康成云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廣林謂傅朝士所云地傅蓋鄰保也若今借貸居閒人別則朝士云判書是已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鄭康成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

行也廣林謂善若今循吏以德言能則幹員矣以才言

治其施舍　鄭康成云施舍不給役者䟽云七事不言斂弛以非大事退在下廣林謂施如施其職之施施即斂也舍即弛也鄭君於施舍皆破施爲弛未洽至此經退施舍在下者施舍即在軍旅田役諸事中也斂弛六聯之一何云非大事施舍說詳後遂人職

宰夫之職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鄭康成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廣林謂復逆皆自下而上之辭諸臣有所奏曰復君陳云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是也萬民有所達曰逆殷祝曰士民致于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是也復逆之

別臣民之異耳職文自明

宮正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時晝時也每日晝則挍比宿衛之人爲之名籍夕又擊柝巡行之有常事矣注以時爲四時與下夕字不相應且宿衛之嚴無日可懈寧持一時一挍比邪

辨外內而時禁　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廣林謂外內以地言非以男女爲外內士庶子宿衛王宮非一所也各有部署或外或內不得擅離所謂禁矣如司農說則下經幾其出入一語不亦贅乎

膳夫　王日一舉　日朔日也日一舉蓋朔食也玉藻日少牢

朔月大牢是其證禮君無故不殺牛詎有日日食大牢者鄭志荅趙商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難以據也鄭君自誤解此職文乃謂是錯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鄭康成云物牢鼎之實亦九俎廣林謂經云皆有俎則俎數如鼎數膷臐膮固羞豆亦先載之俎乃盛于豆爲庶羞之豆由門入而十二鼎錯諸階前知陪鼎三當亦有陪俎也

卒食以樂徹于造　徹于造備日中餕也燅俎更進造所有事爲疏謂不重進故徹于造失其義

王齊日三舉　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朔食加日

食一等則當兩大牢王應電云日三當是則不之謂齊不飲酒不茹葷舉則飲酒廣林謂三舉者朝也日中也夕也凡三殺牲論語所謂變食也賈氏三大牢之說於經不見雖楚語有祀以會之文然會爲三大牢亦無確證竊疑會備六牲也非三大牢楚語云舉以大牢祀以會卽果爲三大牢亦是祀神之禮耳此職文云日三舉不云舉三牢疏義固不協矣王不茹葷語本蒙莊非先王之灋燕王飲酒食固不主飲酒也大喪荒札皆凶事故不舉祭祀吉禮胡可同例王氏說亦誤甚仲弟廣森引荀子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謂重者兩也以證賈疏兩大牢之說廣林謂重當如字讀重之言貴也此亦如大饗尙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云爾未可援爲兩大牢之證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鄭康成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

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廣林謂燕食每日常食其牲少牢膳則牲肉也膳夫奉以進若燕禮云羞膳矣祭朝肺脊日中及夕牢肉王不自祭膳夫贊爲之殺於舉也

庖人六禽　鄭司農云鴈鶉鷃雉鳩鴿鄭康成云羔豚犢麛雉鴈廣林以公食大夫及內則參正蓋雉兔鶉鷃爵鴈云

賓客之禽獻　當從古文作禽獸禽乘禽雞雉之屬獸麋鹿野豕之屬庖人主共之各授當受者專據禽獻則偏矣下令禽獻凡用禽獻同

夏行腒鱐膳膏臊　鄭司農云膏臊豕膏杜子春云犬膏廣林謂臊說文字作鱢云鮏臭則叔重以爲魚膏鱐爲魚不得復和以

魚膏以四時休廢推之子春說是也叔重引此經作鱐恐誤

內饔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 鄭康成讀共爲具廣林謂此文錯非字誤凡掌共當爲掌共凡

甸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鄭康成依杜子春讀爲蕭廣林謂說文解莤字云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據許君與鄭大夫同則故書或本作莤師儒相傳破字讀之遂改莤爲蕭耳以義繹之茅貴于蕭蕭不得冠茅上鄭大夫說得之共蕭者委人之職蓋於彼職共疏材中該之矣

喪事代王受眚烖　鄭康成云粢盛者祭祀之主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廣林謂喪事據后世子喪言之受眚烖者王也引咎自責所以格天有喪不得躬其事故甸師代爲之耳周官王崩稱大喪此云喪事非大喪可知

𩺰人　春獻王鮪　此𩺰人取王鮪獻之王也寢廟之薦𩺰人無事焉注引月令季春薦鮪明其用耳疏以爲獻于廟之寢誤矣

鼈人掌取互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㒼胡龜鼈之屬廣林謂說文云㒼平也釋名云胡互也高誘注淮南子云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㒼音同義亦通用㒼胡閉互也龜鼈之甲兪爲疏未釋故補之

醫師　有疕瘍者　注以疕爲頭瘍瘍爲身傷說文云疕頭瘍瘍頭創與注異曲禮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是頭創不名瘍矣疑說文轉寫有誤廣林竊以爲疕瘍創三者唯疕獨爲頭創瘍創對文異散文則通今言創以通于瘍古言瘍以通于創故治創者謂之瘍醫左傳亦云荀偃癉疽生瘍于頭

十全爲上　鄭康成云全愈也廣林謂十全非必治之皆愈也能識其疾可爲與否言必有中即爲十全故和緩並號良醫

酒正　一曰醫　鄭康成云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疏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廣林謂說文云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據此則從殹非省從酉省耳然酉古文以爲酒字酉

即酒也故說文不言省注亦未是

皆使其士奉之　注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廣林謂經云其士蓋卽本職下士八人也酒漿皆奄服役而已不可致禮故使其士奉之

酒人　共酒而入于酒府　酒人漿人皆無府唯酒正有府二人故此職及漿人並云入于酒府

籩人　蕡　鄭司農云麻曰蕡廣林謂依說文字當从艸下肥或从麻旁賁讀若薇芾甘棠之芾蕡雜香草名讀若三墳之墳今經典相承用作黂麻字釋草云黂枲實此其正字俗多讀墳音誤司烜氏注為蕡釋文云李一音婦貴反乃正音矣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穮榛實　疏云乾穮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則有乾桃濕梅以乾桃濕梅添爲七籩桃梅既有乾濕棗亦宜有添前爲八廣林謂朝事加籩皆八此止五物札爛文脫無疑賈氏傳成八籩毋乃太鑿周公立典必不如是瑣也況加籩四物重文果如疏說亦並著乾濕之文矣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鄭司農讀蔆芡脯脩廣林謂有司主婦獻尸籩用糗脩糗爲羞籩而脩不見於四籩之實意此經有脫文補脫者誤著㮚與當依司農讀爲正然四物重爲八籩何取乎爾疑亦補脫者之誤饋食加籩多皆果實意饋食五物及此蔆芡脯脩外尚有果實如內則所列楠椇杏李柿樝梨之類

未可定耳

其其籩薦羞之實　鄭康成云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廣林謂薦據加籩以上羞則羞籩之實也

醓人　醓醢　釋文醓本又作盬廣林謂盬疑監之譌猶參五經文字盬醓並列而盬又譌醢說文云血醢也从血肬聲禮記有盬醢以牛乾脯粱䴵鹽酒也肬說文云肉汁滓也盇从冃其義从冘其聲監則又兼取聲義于肬从酖者不知何始攷說文酖樂酒也意此醓亦資酒成故變从酖與然改血爲皿亦誤

茆菹　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爲卯鄭康成云茆鳧葵廣林謂依說文字當作茆丣古文酉詩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

侯戾止在泮飲酒茆从艸丣聲故與酒協今本作茆誤耳惠氏九經古義云漢采其茆茆本从丣不从丣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茆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莤莤與茆同廣林謂說文艸部有茆云鳧葵从艸丣聲酉部有莤云从酉从艸無从艸下丣之字泮水詩作茆蓋自韋昭音萌藻反遂致南學者輒寫傳譌之譌卯丣今不辨耳丣古文酉酉古文酒茆从古文酉莤从古文酒茆取其聲莤會其意古文尚書以茆爲縮者未詳莤从酒不从酉之義止見古文酉作丣遂以茆爲莤此古文尚書乃後人僞作不可爲據汗簡取之無識甚矣惠氏乃援以爲證殆信古之過也困學紀聞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乃忠恕所定然則所云古文尚書果可信邪 此注杜鄭同義則爲卯當作爲丣經文茆亦當从艸下丣矣釋文以卯爲正音云北人音柳此字淆互蓋已久也

魚麗 詩六月云炰鼈膾鯉韓奕云炰鼈鮮魚說者曰舉鯉言魚協韻耳膾必以鯉麗疑亦用爲正名魚者鯉爲魚中之主也

芹菹 鄭康成云芹楚葵廣林謂說文解菦字云菜類蒿周禮有

莡菹解芹字云楚葵徐鍇注云今水芹也莡生田間即今芹菜芹為水艸二物也作菹者是莡非芹知者周都岐京莡則有之若芹乃生南國呂覽云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芹周公薦正必不以難得供也葢故書本作莡字形殘脫滅去疋旁轉寫者直作芹鄭即以楚葵解之耳

幂人　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　王昭禹云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畫黼矣廣林謂衣裳之章黼黻絺繡而非綌巾亦宜然喪大記黼翣畫翣黼荒畫荒皆黼與畫別文知黼非畫矣云凡云皆謂尊彝之外王巾非一巾異黼同非例上文畫布巾也疏云凡王覆物之巾皆用黼史直翁云凡帨手覆物者皆是得之

宮人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疏云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廣林謂井以備火燭給酒滌匽以受畜水言爲言除言去明是三事如疏義經宜云爲之井匽以除不蠲以去惡臭矣

掌舍　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　掌舍之職司爲宮耳設門非其職也司戈盾云軍旅會同設藩盾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則棘門司戈盾主旌門司常主轅門人門無文攷典路云凡會同軍旅以路從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然則轅門蓋典路主人門蓋虎賁氏主云於此職言之者聯事也

大府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萬充宗云以逸欲導人主尤為不經廣林謂玩好云者猶洪範云玉食美御用之辭祭祀賓客軍旅喪紀諸大事外食服器用王所自奉于燕居者耳非奇珍異物之謂何嫌逸欲況共自式貢餘財亦不至心奓意恣也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必束縛之俾不得自遂操之已蹙必至蕩檢壞紀務壓乃心矣唯示以玩好之用有亦無害而共以餘財默為限制斯君亦安焉周卜年七百亦有暴主亦有庸君未聞奢侈過度耽志寶玩賴周禮維之耳後世不三代若真由臣導其君非其術也迂儒可與事君也與哉

玉府　王齊則共食玉　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鄭康成云

以禦水氣廣林謂西山經云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黄帝是食是饗然則食玉蓋玉膏也齊而交神食之以助精氣辟禳惡焉如禦水氣而已豈惟齊爲然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　疏云復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所掌是尋常衣服玉府所掌王之美物衣服美者亦掌之復用上服故玉府共之廣林謂司服不云乎大喪共其復衣服賈氏何忘之也司服掌六冕服不得云不掌上服此下經云掌燕衣服知上服非玉府掌矣天子復十二人衣服亦十二稱六冕服三弁服玄端服深衣加以燕衣服正十二復原非止用上服也此職所共蓋燕衣服

耳諸侯大夫亦上服燕衣並用唯一命者復止一人乃專用上服矣

內府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　鄭康成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廣林謂小治雖冢宰專乎然有賜予亦王之自出不得云冢宰之賜予也冢宰或有所善而賜予亦不得取之內府也及冢宰三字疑劉歆竄入者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　參以職幣之總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參攷之互官有聯事彼此互核之

司書　九正九事　鄭康成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釋文云九

正音征注同廣林謂九正依注當讀如字無逸云以庶邦惟正之供以萬民惟正之供此之謂矣必言正者明正賦正貢外不宜更有徵求也至九式爲事聲之轉而譌耳未必如注之云大府九功亦當爲九式則又字相似而誤彼注以九功爲九職亦非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康成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廣林謂職內掌賦入職歲掌賦出此職幣則職其總者也云斂官府都鄙幣之入也云凡用邦財者幣之出也祭祀朝覲會同賓客喪荒皆是不得專據軍旅下振掌事者之餘財乃是給公用之餘振之以待小用賜予者注以此幣爲公用之餘誤矣

歲終則會其出　此據小用賜予之出言宜屬上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爲一節如疏云與司會會之則職末云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贊矣

司裘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鄭康成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廣林謂說文云矦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医古文矦𥎦古文医象形小篆从人則兼會意謂人候伺其鵠以求中之故矦加亻爲候得爲諸侯非命名本義據以釋侯枯矣此經諸侯內而三公以下封于畿內者外而五等之君皆在其中敖君善注儀禮謂畿內無

諸侯則誤王制不云乎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其說又謂大射儀侯多於此葢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亦非也彼經乃外諸侯自與其臣射遠尊得伸此入覲侍射于王下天子故侯以二耳或援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之文謂卿大夫不宜別于諸侯是又不然卿大夫有受地不受地受地內諸侯也視外侯否則卿大夫也下外諸侯一等矣

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王昭禹云不言后后之服無以皮爲之者廣林謂裘以御冬外內同之記云童子不裘不云婦人也或婦人不以皮服爲禮服故諸經傳皆略之與

掌皮　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鄭康成云式灋作物所

用多少故事賡林謂式灋不止據所用多少也月令云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或不良或淫巧皆非式灋矣鄭臧鷸冠楚圍翠被郎所謂不以式灋者

内宰　以陰禮教六宮　鄭康成云六宮謂后賡林謂三夫人也三夫人分掌六宮尊亞王后故不斥言夫人而稱六宮后則尊矣不可言教

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　鄭康成以上六宮專據后言此九嬪謂三夫人已下不言夫人世婦舉中省文賡林謂此十四字屬讀之九嬪職云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然則教九御

者九嬪也內宰特以陰禮教九嬪使以婦職之瀍教九御耳教九御非內宰職也疏云先鄭意以九嬪掌婦學之瀍使之教九御故特更別教之是先鄭即以此作一句讀矣案賈疏既釋先鄭意則教九嬪注首必尚有司農注蓋今本文脫

以作二事　杜子春云二事絲枲之事廣林謂二當依故書爲三三事絲枲縫之事內則云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絲枲之事矣下縫人職云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縫之事矣

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鄭康成云士妻亦爲命婦疏云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含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爲說故唯據大夫不及士也廣

林謂錫命自王非后所得預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司農誤矣士妻亦爲命婦專據王朝三士及公之上士言之喪服命夫命婦對侯伯之士立文耳不止爲降服不降服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此周中春於夏爲季冬去蠶事尙遠云爾者重其事內宰先布告焉故曰詔實未蠶也疏以爲卯月誤矣觀立文在正歲前可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　鄭康成云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廣林謂大僕掌王之大命小臣掌王之小命皆外命也王或有求爲于北宮其命則內小臣掌通焉下經云掌王之陰事陰令知不獨掌后之命矣

九嬪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鄭康成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廣林謂王卽玉也篆文王玉相似中畫近上爲王三畫平均爲玉王安石因注云故書玉爲王遂謂上贊王下贊后誤矣攷禮齍及豆籩皆主婦設之特牲云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設兩敦黍稷于俎南是其明證士品物少故主婦獨設之大夫以上則有贊少牢云主婦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

南又與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與入于房九嬪贊玉齍贊薦豆籩薟亦準此王祭祀備品味贊亦多人故外宗亦云王后以樂羞齍則贊注於玉齍云后進之而不徹疏以爲豆籩云贊薦徹玉齍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非也特牲少牢敦黍主婦進而不徹佐食分以備褻此天子宜亦如之故不云徹至豆籩之徹特牲云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士之庶羞主婦不徹后從可知此經當於贊后薦絕讀之徹豆籩別爲一事九嬪與之說者因大宗伯有攝而薦豆籩徹之文謂后亦宜然不知后不與祭九嬪亦無事焉故宗伯薦且徹爲攝后徹代九嬪也或疑但云贊后薦不明薦者何物齍曰羞豆籩曰薦后所設者玉齍

豆籩而已上已云玉齍此爲豆籩無疑何不明之云

世婦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云王使往廣林謂后使往王之使弔則大僕掌公卿小臣掌士大夫世婦無與焉

女御　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　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大喪沐浴大宗伯職也女御非其司矣大喪下蓋脫亦如之三字蒙上贊世婦也掌沐浴當在后之喪下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　鄭康成云六宮之中竈門戶廣林謂中霤及井宮中亦宜祀焉

典絲　則受良功而藏之　鄭康成云良當爲苦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廣林謂典枲云受苦功此云受良功則絲良枲苦誠

如司農說鄭君破㝵爲苦誤矣典婦功苦㝵並受經有明文不得
謂典婦功與絲枲二職分受苦㝵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

鄭康成云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者同色今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次赤繶王黑舄飾黃繶王后玄舄飾青句王白舄飾王及后赤舄皆黑飾后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飾從繢也賈林謂舄二等赤也黑也屨三

等纁也白也黑也與素屨而六袞冕以下皆赤舄后三翟及鞠衣如之大裘冕玄冕黑舄展衣如之爵弁纁屨純衣如之皮弁冠弁白屨錫衣如之玄端黑屨褖衣如之有故則素屨外內服屨備矣說詳予吉凶服名用篇鄭君於二舄外增白玄青三舄三屨外增黃屨並無據依且以王上服之舄爲后之下義尤不協云舄屨各象其裳之色核之於經亦未融洽至其飾則赤舄赤繶黑舄黃繶飾皆別色赤舄赤飾重之取其純也諸侯赤舄其入覲玄冕則黑舄飾以黃故車攻之詩曰赤芾金舄三屨詳士冠禮此青句謂黑舄黑屨也纁屨之爲祭服唯諸侯之大夫及士耳未必爲大夫士以之祭以之助祭特制從繢次也舄如繢次屨如繡次亦以意說耳此職有

素屨下文又有葛屨而士冠禮所云三屨絕不見或有脫文與

地官司徒弟二　周官　孔廣林肊測　周官肊測二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司徒以教官名而攷德行道藝者十數職耳他皆經理田疇區畫畺邑蕃息牛牧整齊貨賄於教無與焉然德行道藝教也爲之井牧爲之鄉合趣耕耨稽功事察飭行償慝亦教也德行道藝以教俊秀者耳耦耕鋤作之甿安知德行安知道藝唯即比閭族黨任耕事起徒役制地貢讀教灋諸事中示以親愻作其忠敬無事非教罔民不教教之至近而教實游矣王政之目教養判焉施之於民養即教也先儒謂養而後教是猶岐而二之未得立地官司徒之旨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此六卿致仕退老其田里則各爲其鄉

大夫與三公入爲公出爲鄉老者異故疏云非六官與兼鄉大夫

或云卽六卿兼官誤矣

師氏　保氏　鄭康成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

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廣林謂二公所任三公中太師太保也與

此師氏保氏別

質人　鄭康成云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廣林謂定物賈者賈師

也非質人事質人職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

儥者質劑焉質若今中人劑若今契約以璽質劑故以質人名其

職

司稽　鄭康成云察留連不時去者廣林謂司主也稽攷也察也

主巡市而攷察其犯禁與不物者注訓爲稽留之稽繹職文無此義

遂人　說文云遂亡也豢从意也術邑中道也若然六遂之遂應作術今經典相承多作遂唯學記術有序猶存鄉術正字鄭彼注轉破從遂誤矣

旅師　旅當爲里聲之誤也遂之有里師猶鄉之有閭師矣

土訓　注云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云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廣林謂訓道也馴順也習也二字異義司農讀訓爲馴不得解仍從訓更引爾雅證之疑注文有錯誤當云玄謂爾雅云訓道也謂能訓說土地善

惡之勢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

迹人　鄭康成云迹之言跡廣林謂說文迹从辵从亦或从足責無足旁著亦字漢王純碑云存有令跡字如此作葢隸變也世人多用跡罕用迹故鄭以今文曉之

司稼　鄭康成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廣林謂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从禾家聲一曰稼家事也據前說爲諧聲據後說則會意義並得通鄭君創爲此解則字應从嫁省聲義非不切然而鑿矣案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厲之司穡春人聞非次觀職文云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與旅師平頒其興積同義似當在旅師職後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周官一　經言圖者九職天官司會云掌圖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云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地官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土訓云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丱人云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夏官司險云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職方氏云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與此職為九而此職之

圖又有二云邦之土地之圖王畿千里圖也若漢三輔黃圖司會司書小司徒遂人丱人所云是矣云天下土地之圖四海九州圖也若唐元和郡國圖志土訓司險職方所云是矣大司徒職在經理地域故二圖備爲圖止有二用別各殊司會司書主財賦小司徒主正經界遂人主爲溝洫土訓辨地物丱人主取金錫司險審阨塞職方氏同貢利大司徒則總諸職所掌而握其大凡此之謂地官此之謂安擾邦國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云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杜子春讀生爲性廣林謂會當如字讀鄭伯能云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廣

生風氣所宜也正土會之意此說得之生當依子春讀爲性五地之分本乎五行五行各有所偏勝故五地之物因所感而形類有異此之辨正別其賦性不同當因其性而導之故下文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爲意主乎民而動植之物民所資生亦以見剛柔輕重薄厚異齊故連及之下土均之灋乃主制貢而言鄭君讀會爲會計之會以此爲計貢稅失經旨矣

其植物宜膏物　鄭司農云楊栘之屬理致且白如膏鄭康成云膏當爲櫜字之誤蓮芡之實有櫜韜廣林謂膏腴膏之膏川澤水氣所蒸其生物有津液今南方多樟柏矣黃文叔以爲桐漆之屬是也

六曰去幾　鄭司農云關市不幾也鄭康成云去其稅耳廣林謂依先鄭說則與司關所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有礙王氏詳說以爲專據市言亦未的依後鄭說字義復不協少儀云車不雕幾是之謂與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六德六行本也六藝末也立教必該及其賓興三而一有爲可矣文王世子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與人不求備也三物不專於鄉云鄉三物者立教自鄉始

禮　鄭康成云五禮之義廣林謂義亦多通作儀此注則不作儀解疏云言義者以吉凶之等各有其義是也本或作儀後人妄改

鄭剛中直以爲知揖遜之威儀禮云禮云揖遜云乎哉

小司徒之職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鄭司農云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鄭康成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廣林謂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淯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井今周官經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似矣但下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詳井瀆何得廁牧其閒井牧云者猶遂師之言經牧牧卽治也注以牧隰皐解此牧未協杜氏注左傳不依異義說而以度鳩等爲經理之義故仲達正義駁異義以申杜義云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且以度鳩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是蓋因周官止言井言一易再易無此名目故云然耳然周公六典爲王畿立瀍西京黃壤沃野固多上地東都㕓田中上亦少境埆故授地止於再易而已四方侯國有不可以兩京例者勢必有不能不四而當一至九而當一之地山林藪澤京陵雖爲下則三等然其授之

視上地之數而七之而八之而九之果勤力墾闢未必不可上農
夫食九人也異義之說以解周官誠不可通必謂周無此灋亦不
其然此本出古春秋左氏家是列國固有此制故師承爲之說不
得以他經不見遂謂說無所本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　鄭康成云王玄冕所祭廣林謂大司徒云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則祀五帝享先王外其牛
牲皆大司徒所不奉卽此職所謂凡小祭祀也於五帝先王爲小
耳注據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解此則毳冕希冕所祭孰奉之邪

鄉師之職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
邑而治其政令刑禁　鄭康成讀而陳之以旗物爲句黃文叔

讀致衆庶而陳之爲句以旗物屬下讀廣林謂文叔讀是也陳讀軍陳之陳司馬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卽此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矣又云辨旗物之用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家載物郊野載旐卽此以旗物辨鄉邑矣

鄉大夫之職　五官典自攷已上皆特云某某之職別尊卑也鄉大夫非攷亦特言之職者重鄉事且別命卿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或引漢法五十六而免謂此六十有五當爲五十有五之譌廣林謂異義禮戴記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

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何云非用民意邪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此駁甚明

貴者　鄭司農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賡林謂自命士已上皆爲貴者對下服公事者爲賤也若今秀才亦免役矣服公

事者府史之屬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鄭司農云和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主皮謂善射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舞謂能爲六舞鄭康成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廣林謂經云鄉射之禮五物皆當據射言之和者志正容者體直中爲主皮和容詩行葦所謂不侮也興舞即大司樂以弓矢舞之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馬季長注論語云一曰和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舞之爲武周官本有不同和頌依杜子春讀和容和字衍據彼注云有容儀則此字蓋轉寫

者誤衍耳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疏云教謂十二教云治政令之灋者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廣林謂此十一字當爲讀之與黨正云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文異義同大司徒十二教十二職事十二荒政保息六本俗六鄉三物鄉八刑皆在其中故統而言之曰教治政令也信如疏義則政教別而爲二鄭不得無注況鄉大夫云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然則州長以下特受司徒之所頒灋掌奉行之不得別言治政令之灋也

黨正　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剛中謂州長讀教灋故有勸有戒黨正讀邦灋又讀教灋實以邦灋爲先故有糾戒而無勸廣林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四職或言讀灋或言讀教灋或言讀邦灋一而已矣德行道藝政治禁令皆灋也納民于善故曰教灋須自王朝故曰邦灋凡教民糾戒未有不先之以勸勉者州長黨正立文偶有詳略耳剛中此解亦沿州長疏分教與政令爲二之誤也

閭胥　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廣林謂觵以酒撻以扑二者皆罰事也云觵撻罰似三事矣當依故書讀

鼓人　以金錞和鼓　鼓人四金皆用之軍事者也項安世謂金錞用於樂餘皆軍事非也外傳不云乎戰以錞于

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　詩采芑云鉦人伐鼓外傳云鼓丁寧說文云鐲鉦也韋昭云丁寧鉦也然則鉦鐲丁寧蓋一物而別名矣說文又云鉦鐃也鐃小鉦也似鉦又爲鐃之異名以諸說參正鐲乃鉦之別名丁寧即鉦急呼爲鉦緩言爲丁寧猶登來之爲得矣鐃別爲一物似鉦而小故說文云小鉦也說文鉦鐃也當作大鐃也轉寫者誤脫耳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

之事　或以大司樂六樂差此四舞謂兵舞爲大夏帗舞爲咸池羽舞爲大磬皇舞爲雲門而樂師旄舞爲大濩人舞爲大武廣林謂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舞已下爲小舞明與雲門大卷已下六舞不同雖帗羽皇旄干人或亦六代之舞不可知卽以當大司樂六樂之舞則不可也

牛人　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讀職爲樴廣林謂職如字讀主也牧人充人主芻牧之事故曰職人春官肆師職須于職人亦如之

載師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鄭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鄭康成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廣林謂宅郎士相見禮所云宅者讀如託於諸侯之託說詳予儀禮肊測三託田者異邦之臣寄於其邦則授之田所以柔遠人也凡士有有田之士有無田之士士田者有田之士所受田也大夫已上謂之采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謂之大夫君士卑但授之田而已若圭田則在公邑之田任甸地中取之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之牛牧田牧六畜之田鄭康成云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

受田也廣林謂牛田牧田任遠郊猶近郊之有賈田也此庶人以畜牧爲業者畜必有牧故授之田大宰九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彼牧即此二田矣牛別有田者六牲之首最貴且爲物大占地多也公家之牛及六牲皆於是乎出受此田者共其牲于牛人牧人諸職以當稅下經云二十而三者也王氏詳說誤以畜牧者之家爲牛人牧人遂駁注云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家乎已則未審而以訾注妄矣如先鄭說則養者公家之物何得有征故後鄭不從仲弟廣森說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云周制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郊外者近郊外也牧野林坰相距各十里坰外十里則遠郊境上矣牧者牛田坰者牧田詩云駉駉牧馬在坰之野

閭師　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康成云賦謂九賦及九貢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廣林謂此所徵賦正大宰任萬民之九職也大宰列其職閭師案職而任之而徵之以時徵其賦與下貢九穀等總其凡貢亦賦也任民八事分衡於虞又無臣妾及閒民於九職實居其七盍九職任民使自生理故有臣妾聚斂疏材疏材不入稅也至閒民轉移執事不可以貢言故亦不及凡無職者據此八等之民中或有不任厥職則游惰民矣罰之

使出夫布此與下不畜者祭無牲數條同所以恥不勉閒民云無常職非無職也轉移執事卽其職不得以當此無職者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疏云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廣林謂稽如簡稽鄉民之稽猶簿籍也夫家人民田萊言數六畜車輦言稽互文耳

均人　均地守均地職　注以衡虞爲守農圃爲職或謂二者並在九職不宜分屬別以險固當地守廣林謂此衡虞謂均其屬禁之守與九職辨其事者不同不得致駁況下云凶札不收地守若司險掌固凶荒更當嚴守豈何云不收若據任器則古者

自軍興發卒司甲司兵授之甲兵外其守望相助藩塞阻路司搏
盜賊械器皆出自民閒非由官府發也不令之出何以爲守

師氏　居虎門之左　鄭康成云虎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明
勇猛於守宜廣林謂王門虎賁氏守之故曰虎門若漢稱司馬門
矣虎門之左門左塾也小學在焉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鄭康成云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
當爲猶言雖貴猶學廣林謂遊若今謂上官爲上游之游貴游子弟
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弟也

調人　凡和難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可
盡五世許君從古周禮說廣林謂古周禮說亦非也復讐者及身而

已及身自不得和之其身已死爲之子者即不得交相讐矣魯桓公爲齊諸兒所殺其子莊公親會小白春秋不譏是其義也疑周官者謂殺人王灋所不宥而和難有官辟仇有令弗辟有誅不罪殺人之賊反嚴弗辟之禁恐聖人不出此詎知和難之灋本謂過而殺傷人者及已抵罪更會赦得免死者皆可弗仇或仁人孝子不忍厥心欲仇之亦不能禁故使辟之遠方不得就而讐殺正聖人申仁人孝子之心省冤冤相結之不已大中至正刑期無刑民協于中之義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　鄭康成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賡林謂父兄師長之讐上和難節已見之矣

此據大衆而言謂其人本爲不軌未犯有司有能殺之者是之謂義朝士云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卽其比也故曰令勿讐必言不同國者關上辟讐言之上據爲人讐者故云辟此據復讐者故云令勿讐兩節義當互參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司農云入子謂嫁女鄭康成云入子容媵姪娣不聘之者廣林謂娶判妻入子爲一事卽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者是也子從母而嫁可繼父遂以爲己子則不可書之者所以核民之育異姓子爲後者耳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周官中春皆據周正爲文實夏季冬也

昏禮行于夏之中春而此言會男女者會合也若今言合昏矣昏有六禮非可一時併丑月二陽已生歲將及正宜會合男女筮嫁筮聘訂昏姻之好而納采之禮行焉問名諸禮相繼以舉至卯月而親迎成昏非謂此月卽嫁娶也舊說俱未別白故滋後學之疑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剛中云若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皆有罰廣林謂此十四字當屬讀之解勝舊說多矣無故之故有喪及荒札皆是不用令兼不依二十三十嫁娶之年及六禮不備舊說止據中春會男女之令未洽罰罰父兄之主昏者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康成云謂男女之鰥寡者

廣林謂夫有再娶之文婦無二適之義雖娶稚子幼嫁亦弗禁然決無特司而會之者上經無故不用令有罰其或力有不逮議昏弗成此非敢于不用令者不在罰例媒氏察得其情主爲合其妃耦故特言司而會之也此正以足上經不用令之義

禁遷葬者　鄭康成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廣林謂此謂女未廟見而死者也未廟見而死則未成婦據禮當歸葬于女氏之黨既歸葬矣又遷使合葬于男氏之墓則違禮犯令矣故禁之或以遷葬爲改葬是則冢人墓大夫之司矣媒氏不得掌其禁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鄭康成云價買也廣林謂說

文云儥賣也从人賣聲物無定價商賈持價多昂安得速賣莫其貿斯貨無可居可以時賣矣故云儥價與胥師儥慝之儥義同注一訓賣一訓買誤觀賈師賣儥故書賣爲買益知儥是賣非買矣凡經中賣儥皆當依故書作買儥孟子自鬻於秦之鬻即儥假借字亦可爲訓賣之證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在民者十有二犧牲也精麤不中數布帛各一也幅廣狹不中量亦布帛爲二也衣服也飲食也五穀不時也果實未孰也木不中伐也禽獸不中殺也魚鼈不中殺也在工者十有二圭璧璋也金也命服也命車也廟器也戎器也用器

不中度也兵車不中度也姦色也錦文成器也珠玉成器也陶瓬
髻墾薜暴也此二十有四者作之工用之民而通工以資之者商
賈也故在商在賈亦十有二布帛各二爲四五穀不時五果實未
孰六木不中伐七禽獸不中殺八魚鼈不中殺九用器不中度十
姦色十一陶瓬髻墾薜暴十二其餘工作之民用之而市則不鬻
故商賈之禁同此十二矣

司門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鄭康成云正讀爲征征稅也廣林謂幾出入不物者禁異服識異
言也據出入之人言正如正名百物之正凡貨賄唯商賈所得資
之以利民用者乃爲正得入焉否則犯禁之財物也在所舉矣舉

如使舉是禮之舉書之也書而罰之帀入千廛人門關聯事由門司門舉之由關司關舉之或謂門關交征誤

遂人　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或謂他職言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略焉以頒職作事即所以任之也廣林謂施舍即六聯之斂弛施則斂也可任者任以力役舍則弛也老幼癈疾貴者能者服公事者皆舍施舍自是兩事唯鄉師遂師遂大夫三職施舍與可任連文其字當破從弛他職獨言施舍者並當如字讀注悉破字詁之非也或說蓋沿其誤

遂師　抱磿　鄭康成云磿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釋文適音的又音釋廣林謂說文云磿磊砢也於此義無所取疑本作歷轉寫譌

止爲石耳歷从秝說文秝字解云稀疏適也稀疏適者行列均平也鄭君此注云適歷義與許君同適讀爲馬不適士之適釋文以的音爲正失之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　鄭康成云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賡林謂遂人以三等授民田旅師亦以三等斂民粟耡粟上地不易之田所入粟也屋粟下地再易一夫受三夫田所入粟也與載師所云屋粟名同實異閒讀爲不出中閒之閒中地一易居上下之閒是爲閒田閒田見管子故粟亦謂之閒粟此三粟皆公田之入鄭君以下二者爲罰粟未的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志答張逸問毛詩傳山川能說云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或言述述者述其故事廣林謂此道地圖以詔地事說其形勢矣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述其故事矣九能之一二職分焉

澤虞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云葦以闉壙蒲以爲席廣林謂雜記說諸侯含禮云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然則葦亦不專爲闉壙也注分別言其用義轉枯矣

場人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鄭康成云享納牲廣林謂納牲卽祭祀中事不宜別出疑享擬薦新言楚語所謂

月享者是